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二月丙戌詔諸路將軍並依元豐令差使令其元豐六年四月一日樞密院劄子差不係將兵兩次即差將兵一次勿行從樞密院所請也

六年四月一日密劄未見

左司諫蘇轍言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鈇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裁幸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爲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

臥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
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一敵交趾瀘蠻常擾境以
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
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己無爲責成於執政大臣大臣又
皆偷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
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尙未及公孫丞相
遠甚陛下以謂蠻夷戎虜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
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愼佞刻
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
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爲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
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
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筭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爲有

安能爲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絕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於大政事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謝過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此等其爲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田千秋爲丞相至於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託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爲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卽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

人夫罷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爲口實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賊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卽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爲至艱至難之時早賜罷免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臥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

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閣
力爭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
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意也惟陛下
裁酌早賜施行

丁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黃履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趙州以左正言朱光庭劾奏履爲中丞論事不稱職

不當復留經筵故也

朱光庭劾履此據蘇轍再乞責降蔡京狀當求光庭所上章附益之

因可見履姦狀履此月四月八日罷中丞

步軍都虞候雄

州團練使劉昌祚知熙州代趙濟也

三月二十二日徙渭州當考究曾到

熙州與否

三省檢校上殿班御史中丞侍御史或殿中監

察御史一員諫議大夫同司諫或正言一員今御史臺

見侍御史諫官見闕左諫議大夫詔御史臺不限御史

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諫官不限同省別省諫議

大夫司諫正言並許二人同上殿二月三日已有二人殿指揮王巖叟

論列訖三省言訪聞前知鄆州陽穀縣李抃昨行下

保馬指揮不數月間本縣買足十年馬數詔京東轉運

司檢詳李抃元行遣次第及如何催促使得數足具詣

實以聞詔諸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管勾帳

司官令逐司各據合留員數選留餘並罷新本削去御藥

院言將來坤成節回答北朝禮物乞依同天節製造從

之范百祿言北朝送伴使蕭祐於榷場中易得竹牛

角詔河北河東緣邊安撫司密行指揮覺察禁止詔

鄂特凌古除官制誥并每年所支茶絹及支賜衣帶等

候趙濟奏到取旨二月二十六日詔下趙濟奏上先是知樞

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
行差役事劄子已於初六日同進呈畫旨訖臣以此事
不屬樞密院又自去秋以來直至今春司馬光止與三
省商議樞密本不預聞兼劄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
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進呈因何乞與樞密院同進
呈

據呂公著家傳密院與議役法乃蔡確奏請

況役事利害所繫至大臣素

不與議論何由考究劄子中所言利害本末臣初五日
與三省聚廳處曾言若同進呈須且留此文字子細看
詳三五日時韓縝云司馬光文字豈敢住滯來日便須
進呈既不曾素與議論又不曾細看文字其間利害斷
未敢措詞其於進呈止同其開展至於可否但決之三
省臣實不知當時同三省進呈雖已奉旨依奏臣於簾

前已曾具此因依陳述後來戶部繳連到敕文臣曉夕
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疎略謹具條陳下項一今月
初三日劄子內稱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
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卻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
役今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所出錢多於往日充役陪
備之費其害一也又十七日劄子內卻稱彼免役錢雖
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
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臣看詳司馬光初三日劄子
內竭言上戶以差役爲便以出免役錢爲害至十九日
劄子內卻言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旬
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相反未審因何
違戾乃爾臣觀司馬光忠直至誠豈至如此反覆必是

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
恐未能盡善一稱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
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及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
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
亾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
使之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爲姦僞曲法
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亾去變
姓名往別州縣投名官司無從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
臣看詳司馬光前項所言亦有所因蓋比來降出臣庶
所上封章內往往泛爲此說但是言者設疑之一端未
必事實且召募役人之法自有家業保識若是主持官
物者便是長名衙前比舊惟不買撲坊場至於支酬重

難與月給工食錢亦自不當薄豈有無宗族田產浮浪之人得投充此役臣自當行免役新法以來三經典郡每每詢問募役次第但聞縣下所召承帖人多是浮浪每遇追呼勾當多行騷擾若朝廷欲知事實但令逐路監司指定一州差役時卽自熙甯元年已前免役法行後卽自元豐元年已後各具三年內主持官物衙前有若干人犯侵盜各是何姓名得何刑罪便可立見有無至如州縣曹司舊法差役之人時亦召人戶投名應役直是無人可召方行定差其所差人往往不會行遣惟是雇人代寫文書所差之人但占名著字事有失措身當決罰而已民間中下人戶甚以爲苦自免役法行或勒嚮來受雇行遣人充手分支與雇錢設若此等人曲

法受贓卽與舊日何異一稱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
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
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依傍役錢別作
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臣看詳所言亦
未中事理大抵常人之情謀己私利者多而向公愛民
者少若朝廷以積錢多爲賞勸則必聚斂邀功今朝廷
既不許多收寬剩又掊刻者必行黜罰則提舉官若非
病狂豈肯力求黜罰況役錢若有寬剩未委作何名目
可以隱藏以此驗知言已疎闊一稱臣民封事言民間
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十章無有不言免役之害足知其
爲天下之公患無疑臣看詳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
不便者固多然其間言免役之法爲便者亦自不少但

司馬光以其所言異已不爲籤出蓋非人人皆言免役爲害事理分明然臣愚所見凡言便者多上等人戶言不便者多下等人戶大抵封事所言利害各是偏辭未可全憑以定虛實當否惟須詳究事實方可興利除害況此免役之法利害相雜臣今所言非謂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須是曲盡人情使纖悉備具則推行之後各有條理更無騷擾緣今來司馬光變法之意雖善而變法之術全疎苟在速行無所措置免役之害雖去差役之害復生不免生民受敝而國家之德澤終不下流甚爲可惜若及此時盡心講求利害之當使法成之後經久可行國家政事修完生民永永蒙利豈不盡美一稱莫若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悉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甯

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按熙甯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臣看詳此一節尤爲疎略全然不可施行且如熙甯元年役人數目甚多後來屢經裁減三分去一今來豈可悉依舊數定差又令刑部檢熙甯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且舊日每修編敕比至雕印頒行之時其間充改已將及半蓋以事日歲月更改理須續降後敕令今日天下政事比熙甯元年以前改更不可勝數事旣與舊不同豈可悉檢用熙甯元年見行條貫竊詳司馬光之意必謂止是差役一事今旣差役依舊則當時條貫便可施行不知雖是差役一事而官司上下關連事目極多條貫動相干涉豈可單用差役一

門顯見施行未得一稱向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
產者朝廷爲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
應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又上京綱
運召得替官員或以殿侍軍大將管押其寵色及畸零
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苦無差遣臣看詳此一
節自行免役法後來凡所差將校勾當厨庫等處各有
月給食錢其召募官員使臣差弁使臣將校節級管押
綱運官物並各有路費等錢皆是支破役錢今旣差役
則無錢可支何由更差將校管勾及召募官員等管押
一稱若以衙前鄉戶力難以獨任卽乞依舊於官戶僧
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
年所收斛斛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

錢不及此數者放免其餘產業並約此爲準臣看詳自
免役法行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各已有等第出納役錢
之法今若旣出助役錢自可依舊何須一切並行改變
顯見不易又更令凡莊田中年所收百斛以上亦納助
役錢卽尤爲刻剝凡內地中年百石斛斛麓細兩色相
兼共不直二十千錢若是不通水路州軍不過直十四
五千而已雖是河北緣邊不過可直三十來千陝西河
東緣邊州郡四五十千免役法中皆是不出役錢之人
似此等第官戶寺觀送納固已非宜況單丁女戶尤是
孤弱若令出納豈不便爲深害此尤不可施行一稱慮
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今來敕內更行指
揮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膽下諸州縣委逐縣官